

秋意三章

□ 郭亚舒

秋虫

秋夜捧读古书,读到《诗经》中“嘒嘒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这一句时,耳畔似有秋虫弹奏,余波中颤着古琴的弦音,这是我读到的最古老的秋虫。在我看来,秋虫是秋天的“民间歌手”,它们从远古走来,从《诗经》中走来,一年又一年,在大地上生生不息。

余热退尽,天气转凉,虫子们闪亮登场。它们把草丛、灌木丛、树林、河滩都当成自己的乡村舞台,从薄暮到黎明,为我们演奏秋天的交响。它们唱歌不用嘴,而是用腹、用翅,声调高低、音域宽窄各不相同。虫声在野,你方唱罢我登场,这边唱来那边和,恰似刘三姐对歌般热闹。

我喜欢秋天的虫吟。很多个清晨,我喜欢早起,沿着灌木葱郁的城市绿化带人行道,走进绿草如茵的河滨公园,登上草木葳蕤的东郊矮山。晨曦乍现,草木初醒,露水挂在草尖上,亮晶晶的,空气像被水洗过,格外清爽润湿,处处弥漫着浓郁的草木清香,深吸一口,五脏六腑无比熨帖。坐在公园木椅上小憩,将内心清空,便会发现,耳畔的虫吟立即清晰起来,“唧唧”复“唧唧”,一句句,一声声,如李易安的长短句,吟出带着露珠般清润的抒情慢板。

虫吟不仅在晨,更在秋夜。以前住在铁路家属区平房,窗外便是秋虫的乐园。打开窗户,虫吟、清风和草木气息破窗而入,自是十分惬意。读白居易的《秋虫》:“切切暗窗下,嘒嘒深草里。”读王维的《秋夜独坐》:“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读岳飞的《小重山》:“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读着读着,书上的方块字仿佛也成了一只只秋虫,“唧唧”有声。

我喜欢大自然的声音,譬如秋虫的虫鸣,声声入耳,那么清澈、晶莹。秋虫“唧唧”,那是秋天的好声音,充满草木气息,最抚凡人心。

中秋月夜

东边一道岭,西边一道岭,岭都不高。岭上有树,树不多,疏疏落落。村庄,就夹在两道岭之间。村后是山,村前是一大片的肥沃土地,平坦、舒展,稼禾生长丰茂。村头一座有些年头的三间房屋,那是我的姥姥家。

房屋没有砖石院墙,有的只是一圈篱笆围墙。秋天里,篱笆上爬满了藤蔓,有扁豆蔓、丝瓜蔓等。庭院前十几米处,就是蔓延而来的庄稼地。中秋节到来前,玉米被大片割倒,整片田野都弥漫着青涩的庄稼味。中秋节的夜晚,青涩的味道伴着阵阵秋凉,也弥漫了整个篱笆小院。晚饭总要在庭院中吃,一边吃饭,一边赏月。儿时的生活很简单,摆设简单,饭菜也简单。一张饭桌,摆于院中,四个小菜,几个月饼,一家人便围而食之。过程很慢,很慢是为了等时间,等着中秋夜月,从东岭缓缓升起。虽然日子清苦、生活简朴,但一有了赏月,这个中秋节便有了一份庄重的仪式感。

月亮渐渐升起。最初,东岭上是一道横贯的橘红,渐渐,橘红变成了橘黄,向天空弥散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橘黄慢慢淡去,变为青白色。仿佛忽然间,青色隐去,东边的天空完全成为了亮白色,月亮也带着一身的亮白,爬上了岭顶。月亮渐升渐高,终于,一轮圆月高挂中天。山岭、土地、村庄,还有姥姥家的篱笆小院,完全被月光普照了。中秋夜的月光,亮而白,亦清冷。月光在山岭上流淌,很有一份波澜起伏的浩大气势。月光洒在村前的大片土地上,涟漪轻荡,让人想起那首歌:“月亮出来亮汪汪……”月光照在篱笆上,照在小院中,照在饭桌上。我抬头看,篱笆上的扁豆花、丝瓜花,在晚风中摇曳,如同美人在月下起舞。

夜已深。夜静,人静,月亦静,只能依稀听到秋虫的鸣声。中秋月夜,

大而圆的月亮,照着你,照着我,照着每一个思乡的游子,也照着彼此间的牵挂和思念——“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天凉好个秋

一叶而知秋。处暑虽过,但阳光照耀之下,仍有一种盛夏尚未离去的错觉。不过空气里少了一些燥热的味道,早晚间吹来的习习凉风,带着凉爽的秋意,令人周身舒爽。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的确如此,一进入秋季,天气逐渐变凉,正如古人所说:“天凉好个秋!”清晨换上跑鞋,走出户外,空中飘浮着浅浅淡淡的烟雾,雾水触在脸上,也浸润着心里,感觉是那么的舒畅。沿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慢跑起来,阵阵凉意迎面拂来,被昨晚秋雨冲洗过的天地多了几分明净,多了几分豁达。天际,几抹淡淡的晕红色,笼罩着远远近近的景物,均匀而又明媚。

这时,一片树叶随着秋风落下,在空中打着旋儿轻舞飞扬,似有不舍,似有留恋。我小心地捡起一片细细地端详着它,叶片脉络清晰,虽然没有了春天时的娇嫩,也没有了夏日时的强健,可那种金黄而透底的质地昭示着秋的成熟和迷人。

我心中滋生出些许的感悟:生命没有永远的翠绿和青春,一如人的韶华容颜,也终将随着岁月的风尘老去;人生也会在那五彩斑斓的秋季里成熟,在花甲命中褪去铅华,呈现本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在我眼中,秋天不是落日黄昏,不是枯藤老树,而是金色的醇香与丰收的喜悦。

陆游《闲适》诗云:“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柴门傍野水,邻叟闲相期。”我实在挡不住这新秋诱惑,只好张开双臂扑入她的怀抱,深深地陶醉在这个美妙的时节。

张锦华的诗

阳光每天都高出人间

时分向晚,阳光不温不火
恍如一场虚假的庆贺,由此铺开
楼峰凸起,呼应远山峭拔的姿势
只是目光不能再向后

诸事成谜,被挡在角檐之外
仿佛一场巨大的混沌
光线间,浮动的隐喻
仿佛时间一个响亮的回声

阳光继续向山顶爬升
每高一寸,人间也高一寸

渐渐地,苍旻之下
一切眼前浮生的苟且
同风烟生硬的侵蚀
暂时被休止于一墙之隔

明晃晃,秋天携光而来

明晃晃,阳光已高出屋顶
向喧闹的尘世中心靠拢
山那头赶来的云
用原始的白
将天空擦得雪亮

动人之处,秋天有备而来
用渐渐稔熟的身体向人间献祭
怪不得大地如此辽阔
否则,怎可盛装这浩大的深情

蝉鸣来得已不如之前急切
比起涌向秋风里的人们
它们总是凭借自身的先觉
从一颗露珠里早早获得真相

当阳光越过更多的屋顶
停在一个叫黑夜的地方憩息
那些还在头顶飘荡的云
我想,它们绝非路过

在心里生出一片海

单行道上,向左或向右
行走的人生,同一个真相般逼仄
当一切来得退无可退
黑夜成了黎明标示的风景

辽阔与蔚蓝同样无比纯粹
每个人的世界仿佛从来可以如此
身体是一条横在海上的船
向前或向后同样显得艰难

只有风同思想一样自由
他们拥有海一样的广博和辽远
无论人间多么空空和沉寂
都必将朝前,一点一点
驶作平静或汹涌

童年里的月光

□ 路红波

青羊月、园六亩、地头起、校场口……构成了我从童年到中年所有的中秋记忆。

每逢中秋,那一轮圆月从东山头升起,我们这些孩子必定会来到地头起,对着那轮又大又明的圆月,大声大气地喊起:“明奶奶,高高起,圆月饼,甜瓜瓜!明奶奶,到我家,我家房里有梨瓜!”然后哄的一声就跑回家。

那时的天空,夜是那么沉、星星是那么亮。没有高楼大厦的遮挡,天地是那么宽广!月儿可落到院子里,能挂到粗皮大梨树的枝丫上,还能不经意地透过薄麻纸糊着的方格窗棂,照着那铺着粗布的大通铺土炕。

当月儿终于姗姗地升到了院子的顶空,在梨树旁的石桌上,母亲总会摆几样红油纸包着的硬月饼,还有些梨和苹果以及装着秕谷插香的升

子。左边的架子上挂着一个个爷爷精心育种硕大的老南瓜,相依相靠在稀疏的黄香蕉苹果树枝上。右面土堆前是黑粗皮,金黄叶子层层叠叠,果实累累的大黄梨树。三拜之后,插上燃着的香,袅袅娜娜的青烟四起,在飘着满园瓜果味的小院里,从斜角灰瓦屋脊间,一轮圆月光顾到小院之中,一切氤氲在月光里,都显得那么朦胧与美好。

晚饭后,两排石凳坐满了人,直到玩累的孩子蜷缩在大人的怀里,盯着一轮明月,想着广寒宫里的嫦娥和玉兔,朦朦胧胧之间,在大人的嬉笑声中进入梦乡。

那时节的月,我至今仍认为,那才是一轮真正的圆月,爷爷奶奶身体康健、父母年轻、儿孙绕膝,即使生活清苦,也掩饰不了心中无忧无

虑的甜。

如今的月,没有那么大,也没有那么圆。等照到了院子里也只有一点点,因为前后院的高楼,将她点缀成一条线上的一个亮点。地头起,看不到初升的明月,巷子里也早已没有了人群欢乐的聚集;园六亩,从前的院子很大,房子很小,如今的房子很大很高,院子却成了细细的长条。曾经的孩子们也离开家乡,似乎有了广阔的天地,却少了很多热闹。即使在这金秋,在这月圆之夜,也比曾经少了许多纯粹的幸福。

我只能,默默地把那一轮最圆的月,悄悄藏在心头。等到独自一个人的时候,面对升起的圆月,有一种想痛快淋漓哭喊的感觉,忍不住地涌入我干涩的喉头,多么怀念童年的圆月和清澈的月光!



(本版稿件由山西省散文学会长治分会推荐)